

百

家

园

从孙思邈论消渴谈起

唐代医学家孙思邈,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中,记载了有关消渴一证的论方,其中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更为详尽。

纵观孙思邈论治消渴的医方,多见黄连、瓜蒌根(天花粉)、干地黄、麦门冬等。由此可见他对消渴证的治则是重在清肠胃、滋阴分。在《千金翼方》中,孙思邈记载了巴郡太守所奏三黄圆,该方确是一首以苦寒胜甘热的经验效方。该方“主男子五劳七伤,消渴不生肌肉;妇人带下,手足寒热方:春三月黄芩四两、大黄三两、黄连四两;夏三月黄芩六两、大黄一两、黄连七两;秋三月黄芩六两、大黄二两、黄连三两;冬三月黄芩三两、大黄五两、黄连二两。”本方与《伤寒论》中大黄黄连泻心汤一般无二。张仲景大黄黄连泻心汤属太阳证邪热内陷,但无水饮与之相结,则为痞证,病家自觉心下痞满,但以手按之濡软,关脉上浮缘于心下邪热,用大黄黄连泻心汤,以苦寒泻热除痞。《伤寒论》侧重辨证,不谈具体的病,《千金方》罗列的是具体的病证,但治则方面并不相悖。

滋阴降火,同样是治疗消渴的大法。孙思邈的消渴处方中,养阴清热之品,比比皆是,如干地黄、麦门冬、枸杞子、地骨皮、石膏、竹叶、芦根、葛根等,散见诸方。这类处方大有张仲景白虎加人参汤、竹叶石膏汤、八味肾气丸之遗风,深得汉晋余韵。归结一点,养得一分阴,长得一分气(正气、宗气)。而正气充沛则邪不可干。本文试举 1 例,介绍如下。

黄某某,女,47 岁,教师。患者于 1996 年 3 月初,经某医院检查,空腹血糖 15.0mmol/L,尿糖(++++)。诊断为 I 型糖尿病。用达美康、消渴丸治疗 30 天后复查,空腹血糖 14.7mmol/L,尿糖(++++)。患者于 4 月 20 日转中医门诊诊治。主诉:饥饿、瘦多(夜尤多)、易疲劳、消瘦近半年。以往无慢性病史,无家族史,近半年来易饥饿,小便频多,无尿痛,尿血,入夜小便四五次,色清量多,连续讲课 20 分钟即无法坚持。面色黄,形瘦,脉象细,关脉浮数,舌质红,黄白腻苔。辨证:邪热入里,肾关不固。治法:清热滋阴,化水为气。处方:千金方“除肠胃热实方”加减。麦门冬 15g,黄连 10g,生石膏 50g(先煎),黄芩 10g,熟地黄 5g,天花粉 30g,升麻 10g,枸杞子 15g,白人参 7g,鲜生姜 7g。15 剂。5 月 8 日复诊,

空腹血糖 7.1mmol/L,尿糖(±)。自诉服药后饥饿感消失,白天小便正常,夜里小便 2 次,色清量多,人明显有力,能讲完整节课,神色转佳。脉象平和,舌苔薄白。上方加生黄芪 50g,山茱萸 10g,牡丹皮 5g。15 剂。6 月初复查,空腹血糖 6.1mmol/L,尿糖正常。处方:黄芩 10g,熟地黄 5g,黄连 10g,生黄芪 50g。20 剂,隔日 1 剂。随访 1 年,化验指标正常。

本方既攻邪,又补正,双管齐下。针对主症,要药直达,不参芜杂。黄芪既补气,又滋阴。黄芪能“益肾水之上源”(张锡纯语),以充沛的气分相长肾阴。又体虚之人,邪热入里不易达表,用黄芪于清热药中,正好达邪外出。

现代医学认为,糖尿病是内分泌失调所致代谢病之一。糖尿病致病的中心环节是由于胰岛素绝对或相对不足,引起糖、脂肪、蛋白质代谢紊乱,由此继发维生素、水和电解质代谢障碍。随着社会稳定、生活水平不断改善,糖尿病的发生更为普遍。孙思邈总结前人经验,采集众多良方,列出消渴论方,其普救之心确实良苦。通过临床验证,孙思邈有关消渴证的许多医方,确实具有良好的治疗效用。我们经验尚少,有待临床上进一步加深认识。

江苏省海门市三阳镇卫生院(226134) 邱公权

浅论徐灵胎的医学成就

徐灵胎为清代著名医学家,一生著注医书 10 余部,理论造诣精深,临证不同凡响。是时名重一方,今日亦声名不歇,垂振医史,甚为当时和后世医林所称重。灵胎先生之治医,既无家学渊源,又无师道传授,纯粹自学成才,为后学模范。

徐灵胎之学医缘由在《征士洄溪府君自序》中记述颇详:“余之习医也,因第三弟患痞,先君(父亲)为遍请名医。余因日与讲论,又药皆亲制,医理稍通。继而四、五两弟又连年病卒,先君以悲悼得疾,医药之事无虚岁。家藏有医书数十种,朝夕披览,久而通其大义,质之时医茫如也。乃更穷源及流,自《内经》以至元明诸书,广求博采,几(将近)万余卷,而后胸有实获,不能已于言矣。”开始的出发点很朴素实际,上疗君亲之疾,下拯骨肉之厄。但是灵胎的学习是有个人特色的,就是一旦学将起来不会满足于通其大义,一定要穷源及流,于是上溯《内经》,下及前朝,广求博采,排比梳理。徐灵胎接着写道:“谓学医必先明经脉脏腑也,故作《难经经释》。

谓药性必当知其真也,故作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。谓治病必有其所以然之理,而后世失其传也,故作《医学源流论》。谓《伤寒论》颠倒错乱,注家各私其说,而无定论也,故作《伤寒类方》。谓时医不考病源,不辨病名,不知经方,不明法度也,故作《兰台轨范》。谓医道之坏,坏于明之薛立斋,而吕氏刻赵氏《医贯》,专以六味、八味两方治天下之病,貽害无穷也,故作《医贯砭》。谓医学绝传,邪说互出,杀人之祸烈也,故作《慎疾刍言》。”这7部传世医著,再一次充分体现了灵胎的治学风格。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是中医学的主要经典著作和理论渊薮,灵胎于斯均有建树,古今医林实属罕见。

《难经》本为《内经》释义,问难以发《内经》奥旨,故称《难经》。但《内经》广宏而《难经》偏狭,故灵胎反其道,以《经》释《难》,两经排比对照,源流互证,间有发明,再现《内》《难》经义,故称《难经经释》。研经始于《易》,百子始于《老》,治医始于《内》《难》。灵胎治学从不以入门之书开始,浅薄之处肇端,从源头从难处着手,实为治学大家。本书足征灵胎考据根源,非经学深厚不可为也,比照现今的中医治学,不啻一鉴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乃中药源溯,正确理解《本经》药性,建立研究本草的有效方法,对于鉴别药物、组方治病等意义重大。灵胎专以形、质、色、气、味辨药,结合脏腑经络,联系生理病理,辨析药性,阐述功效,以求其所以然。充分展现了灵胎辨思飘逸,长于格物,为历代本草中阐发物理颇具清灵之一家。

《医贯砭》为灵胎评议明代医家赵献可(养葵)《医贯》一书而作。赵氏《医贯》上援薛己命火之说,强调命门真火真水的重要性,执意六味地黄丸、八味地黄丸二方统治外感内伤,立论未免有偏。为了使医家不再盲目相信一种以偏概全、保治百病的医学理论,灵胎引经据典,间以己见,议如医疾,痛下针砭。力纠赵氏偏执温补之弊,剥露书中文理混乱之谬。尽管语言有时过激,甚至尖薄,但不避流俗,不怕责难,直抒胸臆的豪爽气魄令人赞叹。统观全书确是灵胎学验坚实、仗义直言的又一种展现。

《医学源流论》是灵胎医学论文的专集,是作者数十年治学、实践和思考的结晶。有关元气学说的论述,辨病与辨证、病与主症、病与主方、方与主药的关系,亡阴亡阳之分辨,重视药性专能,提倡溯源治学,反对滥用温补等观点,对后世颇有影响。立言平正通达,道理阐述深刻,思路清晰明澈,见解卓而不凡,具辩证法思想,为历代医论中颇有影响的专著。

《伤寒论》注家惟众,编排各出新意。灵胎于此煞费苦心,揣度三十有年,稿成七载,五易而竣,著成《伤寒类方》。其于每类之中先论主方条文,次论类方条文,阐

述条理清晰,易于剖别掌握,利于医者学用,以方类证,方统条文,方药虽简但所治之证杂驳,病出数经可以一方统治,集以方类证、方统条文之大成,为后世治《伤寒论》又一津梁,向为研究者所重视。

《兰台轨范》是灵胎上溯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》根源,下沿唐宋支脉,把学思所至的病证和经历有效的方剂联缀一起,以期规范各科临床。做《轨范》者非大家不可为也,充分体现了灵胎对自己学识能力的自信。

《慎疾刍言》为灵胎晚年以一生治医行医之学识经验,就补剂利弊、误治原因、择医标准等方面的认识误区,和一些病症的辨治处理,不同性别年龄患者的治疗特点等问题,直抒己意,力图纠偏匡弊,以期医家病者都能够谨慎治疾。书中还有宣传基本医学知识的内容,可以反映出灵胎宅心仁厚,乐为仁术,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医学大家。

《洄溪医案》于灵胎身后80余年面世,书中收载病案80多例,病症55种,涉及内外妇诸科,因其文理清晰,史实有征,辨证明晰,治法灵活,用药平实,不尚奇方,与灵胎其人其学其术均相吻合,为研究灵胎临床经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。本书晓畅明白,纪实说理,堪为大家事迹,足征临证参考。

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(100700) 刘 洋
安徽省太和县县长春医院 高传印

阴虚吞酸刍议

吞酸一症古有寒热之分,如《四明心法·吞酸》云:“凡为吞酸尽属肝木,曲直作酸也。河间主热,东垣主寒,毕竟东垣是言其因,河间言其化也。盖寒则阳气不舒,气不疏则郁而为热,热则酸矣;然亦有不因寒而酸者,尽是木气郁甚,熏蒸湿土而成也。”但临证所见,寒热之吞酸者固有之,而属阴虚吞酸者亦屡见不鲜。察其脉证,虽颇寓郁而化热之机,然其病因未必属寒,概其病理,实乃阴虚津亏、肝胃郁热所致。

阴虚津亏、肝胃郁热何以致酸?因胃为阳土,易为热化,若胃阴亏虚、胃阳无所归附,则消灼水谷而为酸,正如叶天士所云:“谷味即变酸,显是胃汁受劫。”且肝与胃,虽为相克之脏,实乃“木赖土培,土赖木疏”,是以胃阴亏虚、中焦失运则肝血失养,其气横逆,此即土不培木;若肝阴亏虚,其气郁滞,中焦失疏,则表现为木不疏土。盖厥阴之肝,乃以血为体、以气为用,体阴而用阳,是以为病多郁,郁而化热则伤阴气逆,克脾则泄泻,犯胃则气机上逆而吞酸及呃噎俱作。因肝与胃无论生理或病理均相互为因,故不论胃阴亏虚或肝阴亏虚,均易化热作酸。纵观热病伤津、暴吐大泻、情志郁结、偏嗜辛辣厚味或投香燥、妄用温补,以及久噎、久呕均易罹患此症,其主症除吞酸外,多兼胃脘嘈杂灼热,脘胁胀